淺談國際仲裁

梁錦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兼東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kmleong@ncnu.edu.tw

最近媒體一篇有關台灣高鐵公司與歐鐵聯盟在國際仲裁中，高鐵公司敗訴的報導，使許多國人都對國際仲裁十分好奇。到底甚麼是國際仲裁？私人公司如歐鐵聯盟或台灣高鐵為何可以成為國際仲裁的主體？國際仲裁需要甚麼程序？是由那些人當仲裁者？以及國際仲裁有甚麼效力？

這些問題相信是國人亟欲了解的，就讓筆者在此以有限的篇幅來加以談談。

壹、甚麼是國際仲裁？

仲裁(arbitrator)，又稱公斷，是指由各當事國所選出的一位或幾位仲裁員，或在國際法院等常設法院以外的非常設的法庭，作出法律上有效的裁決來斷定國家間的爭端。

換言之，國際仲裁必須是牽涉到國家間的爭端，這些仲裁機構不是國際法院也不是中美洲法院等常設性的國際法庭。因此，該仲裁機構完全是因應這一爭端而臨時設立的，它本身會隨著仲裁結束而解散。

然而，國際仲裁具有準司法的性質，國際仲裁的判決有其法律效力，也就是說當仲裁法庭判決後，當事國必須要加以遵守。

現代國際仲裁始於 1794 年 11 月 19 日英美兩國簽訂的《友好、通商與航海條約》(Treaty of Amity, Commerce and Navigation)，內中第六條規定解決爭端的方法便是設立一個五人的仲裁法庭(或稱為仲裁委員會)，雙方各任命二人，而第五人

則先由協議來決定，如未獲協議，則由雙方各提一名人選，由抽籤來決定。1872年雙方便以此一原則來處理有關阿拉巴馬號船的爭端，是現代史上的第一次國際仲裁，但該案的仲裁委員會除由英美各任命一人外，其他三人則由當時的義大利國王、瑞士元首以及巴西元首任命。

二次大戰後對國際仲裁的主要規定，則以1958年7月由聯合國擬定的《仲裁程序示範規則》(Model Rules on Arbitral Procedure)最為重要，因為該規則可予爭端當事國在訂定國際仲裁協定時可以依據的規則。

貳、國際仲裁的主體

國際仲裁必須要是牽涉到國家間的爭端。但是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的是：一是非國家的法人是否可以提請國際仲裁？二是非聯合國的會員國能否以國際仲裁解決國際爭端。

就國際仲裁的性質而言，二者的答案皆是肯定的，也行之有年。蓋因爭端的兩造都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那它們可以向國際法院提出訴訟，而不必使用國際仲裁。1923年的蒂諾科仲裁案(Tinoco Arbitration)，國際仲裁法庭便已認為未被承認的政府是可以代表國家承擔國際義務的，因此，像目前中華民國的情況，雖不是聯合國的會員，但也被認為是可以負擔國際義務的政治實體，是可以作為國際仲裁的主體的。

至於非國家的法人如國際組織或多國籍企業，是否屬於國際法的主體，是否具有國際人格，有所爭論。然而目前國際法普遍認國際組織、多國籍企業，甚至個人，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國際人格，可與國家相抗衡。也就是說，這些國際組織、多國籍企業，甚至個人，都可以就其與某個國家間的爭端，提出仲裁的請求。1934年的英國與芬蘭徵用船舶仲裁案(Finnish Ships Arbitration)、1973年的英國石油公司與利比亞仲裁案[B.P. Exploration Company (Libya) Limited v. Government of the Libyan Arab Republic]、1977年德士古海外石油公司與利比亞的仲裁案(Awards on

the Merits in Dispute between Texaco Overseas Petroleum Company/ California Asiatic Oil Compan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Libyan Arab Republic)等，其中爭端的一方是私人公司，而非國家。

當然國家間也可以利用仲裁來解決其爭端，例如 1977 年的英法英吉利海峽大陸礁層劃界案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參、國際仲裁協定

爭端的兩造若要仲裁，則必先簽署國際仲裁的條款或協定 (*Compris d'arbitrage*)。之所以如此，是國際法與國內法不同，國內法由於國家的性質是對內有最高權，對國人有管轄權，所以國人必須要接受國家機關的管轄，換言之，只要國家機關發出傳票或起訴，國人不得異議。

但是國際法是不同的，由於國家擁有主權，對外是平等的，而目前國際社會仍沒有「世界政府」的出現，因此，在理論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是不受任何機構之管轄的，除非它自願的在某種事件，將其部份主權讓渡出來。是故國際仲裁必須要得到爭端當事國的同意，就某爭端提請國際仲裁，而國際仲裁的條款或協定便是雙方同意交由國際仲裁的同意文件。

根據前述的《仲裁程序示範規則》第二條的規定，國際仲裁協定應包括：

1. 爭端提交仲裁員所依據的提交仲裁的約定；
2. 爭端的主題，最好包括當事各方同意或不同意的各點；
3. 組成法庭的方法和仲裁員的人數；
4. 法庭適用之法律規則或原則，以及授予法庭以法庭似對該事項有立法職能那樣的按照「公允及善良」作出裁決的權利，如有此權利的話；
5. 法庭向當事雙方作出建議的權力，如有此權力的話；
6. 可能授予法庭的制訂自己的議事規則的權力；
7. 法庭應遵循的程序。但法庭一旦組成，應有否定仲裁協定中任何其作出

裁決的協定的自由；

8. 進行審訊時法定人數所需的仲裁員人數(出席的仲裁員要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9. 作出裁決所需要的多數(即簡單多數或絕對多數)；
10. 作出裁決的期限；
11. 法庭仲裁員對裁決附以異議或個別意見的權利，或對這種意見的任何禁止；
12. 審訊程序中所用的語言；
13. 費用和支付的分擔方式；
14. 請求國際法院提供之服務。

以上 14 點事項，在一個仲裁協定中至少有前面三項，其餘的 11 項則視乎爭端雙方的協議，如沒有任何協議，仲裁法庭可依國際慣例來加以決定。

肆、國際仲裁之限制

前述談及國際仲裁協定的第 4 點可就「適用之法律規則或原則」加以仲裁，原因是目前在國際法的理念中，仍要考慮不同文化或地域的特殊性。就文化體系而言，目前除海洋法系(又稱英美法系)及大陸法系外，仍有穆爾蘭法系(昔日稱為回回法系)、印度法系以及中華法系等，倘若未有考量這些不同法系，則有產生仲裁不公平的可能。至於地域方面，則有些地域早已有一些屬於該地域的國際法原則或慣例，例如在拉丁美洲行之有年的卡爾伏條款(Calvo Clause)，便不能不加以考量。這些對「適用之法律規則或原則」的協議，不只存在於國際仲裁，更存在於由國際法院所作的判決，例如 1984 年美加緬因灣海洋疆界劃界案(Judgment in the Case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中，雙方同意「尊重任何海洋疆界劃界的『基本規範』，這些規範應是公平原則。」然而雙方也就其本身的立場提

出這些「公平原則」應注意的事項，例如加拿大便提出「地理的鄰接性」、「因劃界而產生的經濟公平性」以及「劃界是要考慮到漁捕及海底資源的主權及管轄權的公平性」三者；而美國方面則提出「地理之自然延伸」、「單一國家的資源維護與管理」、「單一國家整體保護的責任」以及「區域的相關環境」四個原則。這種將「適用之法律規則或原則」訂在協定中，是國際司法的一種慣例。

不過這些考量也要經爭端當事國雙方的同意，也就載於仲裁協定之中，仲裁法庭便可以依據這些雙方同意的原則來仲裁。

此外，爭端雙方也可以就某個項目來加以限制。例如在 1911 年美國與墨西哥有關查米薩地方產權的仲裁案 (In the Ma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itle to the Chamizal Tract) 中，雙方因科羅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與格蘭特河 (Rio Grande) 不時變換河道而影響兩國疆界，因而交付國際仲裁，雙方協定就因「浸蝕」(erosion) 或「土地轉讓」(avulsion) 的地方來加以仲裁。而前述的美加緬因灣案中，雙方協議劃界是由一特定的地點 A 開始劃界，而非由海岸邊緣便開始劃界。這便是爭端雙方在提出仲裁前，有對某項目的協議。

倘若雙方的仲裁協定並沒有明訂「適用之法律規則或原則」，則仲裁法庭便依據《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的規定，將國際法的淵源視為「適用之法律規則或原則」，該條的全文是：

1. 法院對於陳訴各項爭端，應依國際法裁判之，裁判時應適用：
 - (A) 不論普通或特別國際協約，確立訴訟當事國明白承認之規條者；
 - (B) 國際習慣，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
 - (C) 一般法律原則為文明各國所承認者；
 - (D) 在第五十九條規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國權威最高之公法學家學說，作為確定法律原則之補充資料者¹；
2. 前項規定不妨礙法院經當事國同意本「公允及善良」原則裁判案件之權。也就是說，仲裁法庭可依條約、習慣、一般法律原則、司法判例以及公允及善

¹ 第五十九條之規定是：「法院之判決除對當事國及本例外，無拘束力。」

良原則為依據，來加以仲裁。

伍、仲裁法庭之組成

仲裁法庭之組成完成由仲裁協定所規定，不過，其組成人數及程序大約可依國際慣例來組成，其成員大多為三至五人，其中有一至二人為爭端雙方各自任命而餘下的三人至一人，則由雙方協議產生。在三人法庭的情況而言，倘若第三人無法由協議產生，則由爭端雙方各選兩個第三國，由該兩國協議之。也就是說，如果甲乙兩個爭端當事國無法協議，則由甲選丙、乙選丁兩個第三國，由丙丁兩國協議產生該第三位仲裁員，不過，也可以由國際法院院長任命該第三人。

1899年《海牙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條約》第22~61條有常設仲裁法院的辦法，1907年再加以增補。其實它不是一個常設，也不是法院，而最主要的便是仲裁員名單及仲裁法庭。所謂仲裁員名單是該條約的締約國可以提出一個四人的仲裁員名單，這份仲裁員名單可以提本國人，也可以提外國人，更可以有一個人同時存在幾個國家所提名的名單內，任期六年，連選連任。這份名單便是仲裁員名單。一旦有爭端發生時，爭端當事國便由這份仲裁員名單中選出仲裁員以組成仲裁法庭

倘若爭端當事國的一方拒絕任命仲裁員，那第三人是否可以任命？也就是說爭端當事國甲業已任命一位仲裁員，但爭端當事國乙拒絕任命仲裁員，則第三國或國際法院院長能否任命第三位仲裁員？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1950年的和約解釋案中，保加利亞、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的一方拒絕任命仲裁員，當時的仲裁協定規定第三位仲裁員是由聯合國秘書長任命，因此當時聯合國秘書長能否在一方拒絕任命的情況下，任命第三位仲裁員？此事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國際法院在其諮詢意見中表示因為仲裁委員會是由三人組成的委員會，而第三人必須在雙方都各任命一位委員後才能由聯合國秘書長任命。因此，在爭端當事國任何

一方沒有任命其仲裁員之前，第三位仲裁員是不能被任命的²。

然而，這便會賦予爭端的一方以拒絕任命仲裁員的方式來達到拒絕仲裁的目的。1951年聯合國與南韓簽訂的《關於聯合國在韓國所應享有的特權與豁免協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Korea regarding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to be Enjoy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Korea)第五條便規定：「(爭端的解決)將送交一個三人組成的法庭作最後解決，其中一人由聯合國秘書長任命，一人由大韓民國任命，而由此二人選擇第三人。如果二位仲裁員無法選擇第三人或任何一方不任命其仲裁員，則另一方可以要求國際法院院長任命一位仲裁員。不任命仲裁員一方的當事國不能阻止其他二位下達一個有效的裁決。」

前述的1958年《仲裁程序示範規則》第三條為了防止爭端當事國不任命仲裁員，於是便規定「仲裁法庭在提請仲裁之日或對可否仲裁作出裁決之日後三個月仍未組成，國際法院院長應在任何一方的請求下，指派尚未指定的仲裁員。如果院長不能指派或其本身為當事國一方的國民，應由副院長指派。如果副院長不能指派或其本身為當事國一方的國民，應由非任何一方的國民的年事最長的(國際法院)法官指派。」

陸、仲裁之裁決

國際仲裁法庭的裁決有其法律效力，其形式與一般判決書相同，也就是說有主文及理由，也可以依據仲裁協定的規定，可有個別意見書或反對意見書，這些裁決要公開發布。原則上爭端當事國必須要按裁決來執行。但是在《仲裁程序示範規則》第三十五條也表示，當事國任何一方可依據下列理由，對裁決提出異議：

1. 法庭超越其權力；
2. 法庭成員有受賄的情況；
3. 對裁決未說明理由或嚴重偏離基本的議事規則；

² “Interpretation of Peace Treaties with Bulgaria, Hungary and Romania (Second Phase), Advisory Opinion of July 18, 1950”,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s, 1950*, p.221.

4. 提出仲裁的約定或仲裁協定為無效。

後面三種情況沒多大問題，但是「法庭超越其權力」，則有案例。前述的「美國與墨西哥有關查米薩地方產權的仲裁案」中，因仲裁法庭認定 1864 年大洪水以前由於「添附」(Accretion)所造成的查米薩地方應歸美國，而該年所造成的變化並非由於緩慢及逐漸浸蝕所致，故應歸墨西哥。美國得悉裁決後，便反對此一裁決，蓋因在兩國的仲裁協定中，只要求仲裁法庭就「浸蝕」與「土地轉位」部份來加以裁決，並未賦予國際仲裁法庭對「添附」部份加以仲裁，因而認定仲裁法庭有「超越其權力」之嫌而不服裁決。

倘若在仲裁的過程中，當事國促使其所任命的仲裁員不出席，或該仲裁員本身不出席，或者是仲裁員不克視事而有關國家不予增補者，形成所謂「縮小的法庭」(Truncated tribunal)，是否可以作出仲裁？學者如曾任國際法院法官的 Stephen M. Schwebel 則認為是可以的，而在國際法的判例中仍無法有明確的肯定例如在 1981 年開始的伊朗-美國索償法庭，伊朗所任命的仲裁員至少在九個裁決中缺席，但法庭也予以裁決。伊朗曾認為這些裁決無效，但後又撤回。

如果爭端當事國對仲裁有異議，而發生對仲裁的效力有所異議，是對國際仲裁相當大的影響。為了避免這種對效力產生異議的情況，《仲裁程序示範規則》第三十六條便有所規定，爭端當事國可以在其仲裁協定中列入，該條的主要內容為

1. 爭端當事國若對裁決的效力有爭議時，應在三個月內由當事雙方就另一仲裁法庭達成協議，也就是說另組一個仲裁法庭，若未能在三個月內達成這仲裁法庭，則國際法院應有權在當事國一方的申請下宣佈原裁決全部或部份有效；
2. 在「法庭超越其權力」或「對裁決未說明理由或嚴重偏離基本的議事規則」的異議，必須在裁決後的三個月內提出；而「法庭成員有受賄的情況」或「提出仲裁的約定或仲裁協定為無效」的情況下，則在發現受賄的情況或引起無效要求的事實六個月內提出；而在任何情況下，在作出裁決十年內提出；

3. 法院經有關當事一方的請求，或者如果情況有需要者，得在對申請無效作出最後決定前延宕執行。

柒、國際仲裁裁決的執行

國際仲裁裁決的執行可以由仲裁協定所規定其執行辦法，例如在前貞的伊朗-美國索償案中，便有十億美元存於荷蘭中央銀行，以支付美方索償。

有些則在某一條約中，例如《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第八十五條便規定空運企業者若對其理事會的裁決有異議時，可要求仲裁，但若該空運企業在仲裁後仍不執行其裁決者，則締約國將「不准該空運企業在其領土上空飛行」。

捌、仲裁之價值

許多人認為既然有國際法院，又何必要有國際仲裁的制度？其實國際仲裁有下列五種價值：

1. 相對於國際法院而言，國際仲裁法庭對當事國有更多的信心。因為爭端當事國可以自己選任仲裁員，又可以設定仲裁的限制，對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來說，有其信心的保證。但在國際法院，其法官不能由爭端當事國任命，又不能就某一特定的項目來加以限制，更可能會有意識形態的問題，對爭端當事國而言是少了一些信心；
2. 國際法院只受理國家間的案件，但國際仲裁法庭則可受理公司以及個人所提出的控訴。
3. 國際組織也不能在國際法院提出訴訟，是故只能在國際仲裁法庭提出控訴；
4. 仲裁法庭所適用的法律可由雙方協議；
5. 仲裁的程序較為簡化，也可郵省時間。

玖、仲裁案對國際法的貢獻

國際仲裁較諸國際法院或二次大戰以前的常設國際法院的判例而言，似乎有低一等的意涵，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許多國際仲裁案，不只解決了國際間的爭端，更創造了不少目前國際法的法律原則。茲舉幾個作為例證。

1910 年的《北大西洋沿海漁業仲裁案》(North Atlantic Coast Fisheries Arbitration, US-Great Britain)，仲裁法庭便創立了「海灣封口最近點距離不超過十海哩者，沿海國才有權禁止他國進入捕魚」，也就是說，它創造了「海灣封口不超過十海哩者，視為一國之內水」。

1966 年的《阿根廷與智利的安康特羅/巴勒那邊界仲裁案》中，對於一條河流如有幾個支流，如何決定那一條才是主流的問題，有其認定，那就是「應以各支流的長度、盆地區域大小及每年排水量來決定那個支流是主流。」這便成為另一個國際法上的原則。

1977 的《英法英吉利海峽大陸礁層劃界案》，便開創了海峽群島在劃界上有其一定效力的原則。

職是之故，國際仲裁為國際社會使用的準司法性質之機制，用以解決國際爭端。國際仲裁的主體不一定是國家，公司、個人或國際組織皆可以提出控訴或被訴。若發生爭端時，爭端雙方必須要有仲裁協定，來規定有關仲裁的細節。至於仲裁法庭的組成，原則上是三至五人，由爭端當事國各任命相同數量的仲裁員，再由協議、國際法院院長、副院長或最年長的國際法庭法官任命第三人或第五人，甚至在五人法庭中的最後三人。

仲裁法庭根據仲裁協定協議的適用的法律加以仲裁，仲裁之執行也在仲裁協定中明文規定。

在仲裁的歷史上，仲裁法庭也可以根據國際法淵源的原則，來創制許多對國

際法影響深遠的判例。

參考資料

1. 丘宏達, 《現代國際法》, (台北 : 三民書局, 1995 年) ;
2. 丘宏達、陳純一編, 《現代國際法參考文件》, (台北 : 三民書局, 1996 年) ;
3. 詹寧斯(Robert Jennings)、瓦茨(Arthur Watts)修訂, 王鐵崔等譯, 《奧本海國際法》, (北京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8 年) ;
4. J. G. Stark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Butterworths, 1989)..